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

新安後學

吳可善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四月漸菴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舟
迎先生爲南滁之會先生乃以櫑杪發錢塘達
京口適冢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壩過訪舟
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
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爲聖人之志親師耽善

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贊決題覆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僞學幹調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僞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全椒訪南玄廩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戚

好好

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卽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卽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卽超無色界。與大眾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况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兩峰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蟻蟻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蟻蟻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蟻蟻化去心死。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
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
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
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
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
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
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一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一端。倪何如。先生曰。端

卽善端之端倪卽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
靜養則不可見字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卽所
謂櫛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
指良知真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
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
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
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
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

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卽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相師
好
好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

妙妙

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
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
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鴻山西來意。鴻
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
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
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
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
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

又說三
教一樣

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

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爲精流行爲氣妙用爲神無三可住良知卽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爲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

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又說三教一樣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爲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脈理衆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先在物先。猶言見天地。

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丁見牛
豚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
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
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
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
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卽
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
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
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

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死
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死之則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
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卽見
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爲身。故有生
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
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

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爲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丈夫爲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爲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爲之先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嘗動之說。有

諸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
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
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
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
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
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
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
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
念空寂。旣不執持。亦不茫然。靜中光景也。又曰

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
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
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
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
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
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
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
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

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卽天，良知卽帝。
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
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柄，入乎方能獨往獨
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
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
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
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卽落
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

熙保住。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

倆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于聖學脉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目諸生曰此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曾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答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輒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爲君臣父子左右則爲長幼朋友内外則爲夫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

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是爲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而無有外物之遷多岐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絕民不興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爲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明倫之事心性之立間有以心性之說招

之來歸者閑然指爲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或
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
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
倫之說將有憮然而悔翻然而悟沛然若決江
河而莫之禦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
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
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
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

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的。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爲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的。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証。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真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亦子時說成。

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醉酣合幹的事如何能得
不學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豚路學是學甚
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
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
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
失此赤子之初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參天
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孽之生非能
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

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
心爲之主宰知生卽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
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本未嘗有死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
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
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
去進必有業次以爲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
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

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場。卽文字便是進場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心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卽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

夜氣之義何如先生曰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出箇生機與人看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孽之生也平旦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爲旦晝所牿亡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碍斯謂之存

若不知練習牿於旦晝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柁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橫自無所礙若執定柁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或問志伊學顏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叟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箇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旣有此志必須學以克之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

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爲多上智下愚間可數也方諸易道上智爲吉下愚爲凶中人爲悔吝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設吾人今日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

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
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况中才之
士乎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好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爲主五
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
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輿
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
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

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爲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求以自慊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懣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

而知惡惡而知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平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調之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卽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卽所謂良知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

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
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
好爲且晝所牿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云。昨在華
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舟爲喻。今復請以操兵
爲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
至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
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
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
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爲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寂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或問易之爲義。宋儒解爲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爲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勿之用。希微玄虛。

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通變所以趨時也。易卽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周。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龐者在龐外。以無用爲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

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却含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雪詠。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爲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卽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卽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卽明良賡歌之氣象。

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爲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爲尚未殲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爲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靳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

事夫子所不語亦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
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
耳大衆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
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廻念與識爲之祟
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
來不常便是輪廻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
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
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實事儒者以爲
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

擁食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
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
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
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是真非譬之
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
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孟
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
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
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

好
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此自得而已。先生笑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

聖遇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闡。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爲。而我無爲。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爲

龍。一以爲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
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
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叩曰。康洲陽
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
康洲溫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
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爲法。以
聖人爲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
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說。
質明復相與爲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

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撫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云未聞好學者也次日

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如靜
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
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
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
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
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
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滑天機常活無有剩
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偕諸友饌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
予念諸友相與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
况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
教憤而後啟悱，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
之謂之強聒。君子五教答問，居一焉。辟如醫之
治病，必須病者先述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
中病，不爲徒發。望氣切脉，終不若自言之真也。
衆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爲學，只在理會性情，請
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

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涼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是傲傲生於客氣傲矜之別名也敢問去傲之方先生曰此尤切問也傲凶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

視人便下。惟恐一毫喫虧。受侮。丹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爲貶損。濁清雖渴。而不敢飲。餚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爲屈。終日百拜而不以爲勞。盡爲主之道也。若是爲客。未免易生彼我較計之心。氣便

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辨人處。若常能爲主而不爲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已。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爲累。不能專志於學。將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爲物。物卽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惟。窪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爲尚。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

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爲有助。不惟有助。卽舉業爲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

此亦切問也。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
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
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
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俱
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
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浦西北。地
不浦東南。日尚有晏。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
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
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

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機養靜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賴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已免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反。常見己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由。不敢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

常覺平溝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窺
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
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爲教但欲借此爲諸君
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
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
爲從違者若之何而可乎衆人之情不負先生
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
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咎善學者聞之莫非動
心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臯陶陳謨尚擬以冊

朱戒以漫游傲虐。若命項輩然者。舜皆樂恥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爲從違。却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爲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五倫根本。皆未有傷警之昨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爲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消減。不爲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

緣遣釋不爲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今謙下得來。或平時徇情貪欲。只今廉靜得來。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今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今勤勵得來。寢微寢昌。寢幽寢著。省緣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爲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

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
以虛聲號召。孰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
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夢入
清都。自身却未離溷廁。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
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
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主氣客氣。尤爲聞所未
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
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
念。尤爲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

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舉業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玄略周子順之

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
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
一見爲快學究及廢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爲之
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
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
安其分卽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
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
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

後能無過分之尤。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
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
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
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
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
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緝熙真脉路
無待於外求也

興浦菴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于興浦山房因置榻園
中共修靜業沈子蓋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
子泗源訪予山中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
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扣關蓮池出迓
坐丈室錢子正峰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
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
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
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
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

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調察卽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卽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

本體之明不虧此卽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
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
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
奢摩陀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
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
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
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卽誠意觀
卽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

固必之私非有一也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爲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爲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于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

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于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卽本體以爲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

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調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通知止以至于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

而能慮易云介于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工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未自治也始

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却因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工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已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

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
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
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
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
發竅於耳心本能言發竅於口心本能動發竅
于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
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
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經欲正心卽屬
于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

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于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卽物

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于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

庶人以一家爲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爲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爲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未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一國

同其
好惡

至要

則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
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
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
大之德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
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
與于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
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
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
裘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乎條目者

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卽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卽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于贅乎蓋其旣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于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于世學者

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爲欲所碍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
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
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
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
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惧修之之
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不
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卽費而隱微卽

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卽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申言不可不戒惧之意非加謹也謹于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慎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卽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地立心而天地于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慎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于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蟬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慎慎獨之功似爲剝法以不覩

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惧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瘡之驗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惧之內。更有可約。卽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卽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效驗求位育。或失則滯。凡此數端。皆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

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一半。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答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取於羲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爲。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

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于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爲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爲坎離爲火西交于坎火主炎上而變爲

震坎爲水東交于離水主潤下而變爲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旣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植於東南乾旣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植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爲乾下爲坤離爲日生於東坎爲月生於西艮爲山奠於西北兌爲澤滙於東南震爲雷奮於東北巽爲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卽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卽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爲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撫然曰肯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爲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順洛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機
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蘊則
既聞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
書以叙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
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
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
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
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

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
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
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于
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
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叙之疇絕無關涉
書曰鯀汨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允疇禹能嗣
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羲禹畫
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驗之如
解谷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以呈

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免微物也可以起數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盈縮以爲分合奏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叙疇洛書固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不違不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

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體乎物而非溢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卽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爲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卽著方體不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以至于命一也分爲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易爲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者

能於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謂虛明寂照一體
之機易不在書而在於我可以卧見羲皇神游
周孔之庭大丈夫尚友之志也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于聖立命真根子。艮
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
用皆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
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
會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

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

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

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脈也。睿爲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

要緊

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臭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晦不闔。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

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卽墮聲臭滯睹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之形容徹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爲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爲真樂古人之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

空空
妙妙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辭由彊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之與予欲無言之誨所以儆之者屢矣賜終

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顏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王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遡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

感不涉思爲是卽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閑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

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于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剥，以至于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王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王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

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調道。繼之者善。卽謂之復。成之者性。卽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極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獸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允。卽師門。

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卽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卽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卽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外汨逐境流

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遭慮
息緣。使精神漸知向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
後道可幾也。吾黨昔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
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目。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繼善
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
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
氣。非性之必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湏。

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抑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卽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諉于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其食悅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

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譏于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其食悅色爲生理而其之說之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諉命于遇以自爲長爲自然而自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

生理使人從重處用力以歸于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抑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箇不動心學者只是學箇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莫生
一般
二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云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卽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卽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

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箇正當處先師煮空鑄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

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與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猶典要涉思爲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閑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

養氣章後卽以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卽是集義謀利計功卽是
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力之毒淪
洽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
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
小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轉貼身上行持以爲
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
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不可復覩其亦
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
卽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

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菴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貳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克然以爲天成念菴子惧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

揅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
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
後真機圓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陰窮矣然後
真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
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
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
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計度爲經綸執
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盍亦從事於
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充然者自畫焉可也此念

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亦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意識解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

忽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以億中以學爲識以聞爲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

一日譬之古鑒翳于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爲主不爲境遷不爲物引嬰兒而有大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鬪夫鬪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
藝術與物爲競常懷欲上人之心皆鬪也壯年
血盛氣充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
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群龍之無首如
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
一生幹當可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
漚鼓舞已倦少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
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恤自恕

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

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
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
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
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
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
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
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
以耄而自棄也

憤懣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南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攬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攬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

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于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樂。爲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便入于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

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湏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能與天相通必湏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尚存必湏發憤以祗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湏發憤以入于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

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意
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
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
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
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
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
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
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脉路
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

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爲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歛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好

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
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
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故明此在上則爲伊傅明
此在下則爲孔顏各就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
有所意必而動于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
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
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

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爲家齊公于國與天下則爲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先師嘗有備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有至者出其緒餘卽可以請專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

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剽竊。餽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寂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勞謹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

二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僻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因之而不知耳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爲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

廢舉業者緣不會在心地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地上用功夫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滑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

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
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紓
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
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
自己天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
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
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
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
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

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見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

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爲學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爲謀益拙矣。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詭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紓徐操縱閑闊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

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
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叨以舉業爲說
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法也象
山古人闊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闢得時文自今
觀之真可一笑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一